

歷史與空間

蘇東坡與臨高

中國古代，遭朝廷貶官官員主要有三個去處：新疆、東北和海南。海南這個偏僻路遠的荒涼海島，更成歷代貶官的傷心地。

歷史上流放海南的貶官數不盡數，最早一批是唐朝的王義芳和吳賢秀；宋代四位抗金主戰派領袖李綱、李光、趙鼎、胡銓也相繼被貶海南；17歲的元代親王圖貼睦爾也因宮廷內鬥被貶海南，幸運的是他最終重返大都（北京）成了元文帝……被貶海南最著名的人物當是文豪蘇軾和名臣胡銓了。

當過翰林學士和多地知府、官至禮部尚書的蘇軾勤政廉潔深得民心，更是聲名顯赫的北宋文壇領袖、詩書畫大家。但好人無好報，因正直剛毅，政見不同先後遭奸臣陷害，被貶湖北黃州、廣東惠州，不服輸的蘇東坡於是寫了首諷刺詩，宋紹聖四年（1097）再次被發配海南島昌化（今儋州）。蘇東坡在儋州三年，其間與臨高也多有交集，雖時間不長，對此地文化振興卻大有作用，至今被人津津樂道，成為「貶官文化」中一個亮點，留下「東坡不幸臨高幸」的光輝篇章。

年屆六旬的蘇軾登陸海南島後去儋州，必經臨高。水路山路，蜿蜒崎嶇，這段漫漫旅程也夠他受的。某日忽遇疾風暴雨，蘇大學士寄宿在臨高驛站，難免想起過往歲月，心中自是五味雜陳情何以堪。文瀾江映照過他疲憊悲壯的身影，也譏起他挑戰命運的一腔豪情。臨高城西南的蘇來村，更在他的生命中留下難忘一頁。

今年正月二十，筆者來到位於波蓮鎮的蘇來村，陪同者將我領到村頭，但見草叢中有一眼廢棄多年的古井，一位路過的老農對我說，八百多年前蘇東坡曾在此停留餵馬。我見古井邊長滿雜草，井壁長滿綠苔，且井水尚算清冽。旁邊還有兩塊水槽狀的斑駁石頭，年代久遠了。老農說：「當年東坡先生來蘇來村正逢乾旱缺水季節，村民們不僅給他舀水喝，還幫他把馬匹飲足水、吃飽料，更騰出村中最好的房子供他休息，給他送來最好的吃食，幾位知書達理的鄉賢還隨口念出東坡的詩句來呢！」鄉民的淳樸給蘇軾留下極好印象，令他感激不盡，詠出「世上還是好人多！」的讚歎。以至他離開海南後，還常對子孫講起蘇來村的經歷，讓他們有機會再去蘇來村看看。老農說，這口老井早已不用，這個餵馬水槽人們捨不得丟掉，一直保留至今。

我們來到村文化中心，但見牆頭一塊黑色大理石上，赫用金字鐫刻着蘇東坡詩作《端硯銘》。銘文為8句32字四言韻語：「與墨為入，

玉靈之食。與水為出，陰鑿之液。懿矣茲石，君子之側。匪以玩物，維以觀德。」前四句讚頌石硯之品質，後四句由硯轉向人的品格，意謂端硯雖精貴，卻不可玩物喪志，將其美好質地化作高尚人品才好。兩位姑娘從屋裡出來，笑道：「這首《端硯銘》就是蘇軾先生在我們蘇來村寫的咯！」端硯，乃廣東端州所產一種歷史悠久的名貴石硯，它外觀精美、品質堅潤，磨出的墨汁香艷生輝，古人看重文房四寶，端硯堪稱珍貴尤物。唐詩人李賀就有「端州硯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雲」之句。詩中「陰鑿」一詞，是說用端硯磨出的墨汁可寫出警世濟時佳作。在蘇軾看來，端硯並非觀賞把玩之物，要用它撰寫春風大雅、秋水文章才好。我想：當時蘇先生身處逆境，一路顛簸流放到荒涼海島，居然要為端硯寫詩點讚、表明心跡，其精神之高潔可見一斑了。想必當晚有村民正在欣賞癡迷這方名硯，東坡居士才有感而發寫出這首勵志篇吧！

蘇來村是當年蘇軾在臨高落腳處之一。顧名思義，「蘇來村」之稱即蘇東坡來過而得名。這年六月一日，被貶的蘇軾在廣東雷州與胞弟蘇轍依依惜別，帶着兒子蘇過從徐聞縣海安港乘船渡海，歷經風浪，至海南澄邁老城登岸，驚魂未定的大文豪受到當地鄉賢張景溫、黃宣義等名士接待，在瓊州府逗留十餘天，然後動身趕往貶謫地儋州昌化軍（今儋州市中和鎮）。身為貶官，是沒有官家車馬伺候的，全靠一匹瘦弱老馬和一雙腳，此時蘇軾已經62歲，長途跋涉，艱難可想而知。

蘇軾在臨高行走多日，某個夜晚，似夢非夢中突發靈感，寫下《行瓊儋間》一詩：「四州環一島，百洞蟠其中。我行西北隅，如度月半弓。登高望中原，但見積水空。此生當安歸，四顧真途窮。眇觀大瀛海，坐談天翁。茫茫太倉中，一米誰雌雄……夢雲忽變色，笑電亦改容。應怪東坡老，顏衰語徒工。久矣此妙聲，不聞蓬萊宮。」瓊儋間就是臨高，大學士一路的艱辛與思慮盡在詩中，「我行西北隅，如度月半弓」指的也是臨高——臨高就位於瓊島西北隅，當時莫村（今臨高縣城）地形正是「半月彎弓」狀。

懸掛有《端硯銘》的村文化室旁，就是「蘇來小學」，幾名教師正在上課，孩子們聽得也很認真。校長介紹，從「文革」後恢復高考至今，該村已有十多個孩子考上大學，有的還讀了研究生。「這都是蘇東坡精神呵護的文脈啊！」走近教室，正好傳來蘇軾名作《滄海何曾斷地脈，白

袍端合破天荒。錦衣不日人爭看，始信東坡眼力長」的誦讀聲，令我心生敬意。

為了進一步探究蘇軾與臨高的淵源，筆者請教著名學者、「臨高學」研究權威葉顯恩教授。葉老說，臨高先民住在南渡江流域和海南島西北部，包括臨高、儋州、文昌、海口、瓊山、澄邁等地，「南渡江」三字即是以臨高話命名的，這三字發音與臨高話「河水」一詞同音。葉教授指出，《臨高志》上記載「東坡謫儋，寓臨高，銘其端石硯曰：與墨為入，玉靈之食。與水為出，陰鑿之液。懿矣茲石，君子之側。匪以玩物，維以觀德。」可以肯定，蘇軾不只途經臨高，他與臨高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「如今東坡那塊寶貴的端石硯尚在，」葉先生道：「按常理，一個疲於奔命的落難貶官旅途中不可能有閒情雅致的，蘇東坡卻能『把玩端硯』而賦詩，足見他『寓臨高』時心境是從容的、輕鬆的，也說明他在臨高結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或頗具造詣的後生，臨高成了他念念不忘的地方。」葉教授說，蘇軾在儋州呆了三年，臨高緊鄰儋州，臨高的朋友會常去儋州拜訪蘇大學士，蘇軾也可能幾度往返臨高的。

我道，歲月如煙，蘇軾與臨高的交集，雖然留下資訊不多，卻令人銘記和遐想，誠如東坡詩所云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恰似飛鴻踏雪泥」。正是他巨大的知名度和凝聚力，在臨高和整個海南產生巨大影響，使臨高也大興「儒雅之風」，讓「孤懸海外」的海島日益擺脫「蠻荒」之氣。據記載，臨高明清時代科考成績驕人，誕生過進士、舉人二百餘名，人文興旺，被中原賢達讚為「海濱鄒魯」哩。進入新時代，臨高更博得「中華詩詞之鄉」、「全國民間藝術之鄉」美名，這一切，有形無形中都與蘇東坡不無關聯哦！詩云——

蘇來村裡吟端硯，
詠論之身志無前。
泛濫江水流千古，
長記大師勵志篇！



蘇來村懸掛的《端硯銘》。

字裡行間

「三生」逸事

很多很多年前，得唔占秋風老先生，一茶在手，承他不吝賜教了不少報界逸聞，得資料不少。一九五零年代起，占老任職《晶報》插圖師，是老總陳震子一手栽培出來的。跟震老多年，自然知道他不少資料。例如陳震子不為人知的筆名，在我追索和考證下，一一勾了出來。不過，最重要的，還是他對那時的報界狀況，因親身經歷和耳聞，更令我得益不少。

他說：「當年有所謂『三生分銀』的說法……」「三生分銀」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名詞，頗新鮮。因此，在以後寫的報業史和通俗文學的文章，便將這說法提了出來，循此再尋資料印證，深覺占老所言非虛。

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籟生。筆聊生是陳震子，怡紅生原名余寄萍，靈籟生名衛春秋。所謂「分銀」，即是雄霸報刊，所寫的稿件，大大有價，各報各刊競相搶登之意。怡紅生和靈籟生擅寫鴛鴦蝴蝶派；筆聊生除社會奇情小說外。還寫借殼小說、幻想小說、偵探小說、歷險小說，甚至僵屍也寫了。



靈籟生（即筆聊生）在日治時代淪為落水文人。

這「三生」俱以「生」字作為筆名，突出了他們崇尚和承襲了晚清民國以來的鴛鴦派。「三生」中，最「巴閉」的是陳震子，他除了大寫小說外，還是編務能手。據占秋風說，他最紅的時候，從不看老闆臉色。時服務於《成報》，老闆何文法輒怒罵人，自閉房間，報社中人，沒人敢敲門請示。有次，陳震子在門上貼上「內有惡犬」四字，人人驚避，疾退三舍；料何文法必大發雷霆，找人惡罵。誰知何文法開門見字，知是陳震子所為，竟然笑口撕褲，無風無浪。別無他因，他小說有讀者也；他在通俗文學的文章，便將這說法提了出來，循此再尋資料印證，深覺占老所言非虛。

怡紅生最紅時，《真欄日報》找他包了副刊。他和陳震子俱是《成報》同事，一拉就拉了陳震子寫《情賊雲龍》，大受歡迎。怡紅生自此飛黃騰達，收入暴漲。孰料暴富之後，劣性畢露。在《成報》工作時，眼見老闆何文法坐美國名車，怡紅生遂有樣學樣，也扮得似足老細，坐車返《真欄》。應酬多了，稿約也多了，他便口述錄了音，找槍手寫下，可見其架勢。占秋風曾登其豪宅作客。開餐前，怡紅生還以火酒消毒，洗手始食飯。如此風光，不過四、五年，《真欄》職位沒了，收入少了，旋即打回原形。一日，占秋風坐電車，巧遇怡紅生，怡紅生低下頭，一副羞不敢見人之狀。

三生中的靈籟生，劣行更甚。在日治時代，竟淪為落水文人。或曰此為求生也，無可厚非，但屈節偷生，與一些寧願餓死的仁人義士相比，低下矣；與陳震子和怡紅生相較，亦卑下矣。占秋風尚提供資料不少，惜近尋筆記本不知何去。憾哉！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科騷、花生騷、騷靈樂·做秀、真人秀

某下午，輝仔在街上遇上挺着肚子的前度婷婷。
輝仔：婷婷，婷婷！
婷婷（除下一邊耳機）：輝仔你呀，聽到入晒神，唔好意思！
輝仔：咁耐冇見，整番個下午茶啱呢？
婷婷：都好嘍！
輝仔（甫坐下）：婷婷，聽還聽，你個陣至好唔好聽，唔願個大都願個細矣！聽也聽得咁入神啫？
婷婷：我聽嘅係「騷靈樂」。
輝仔：你喺「taste」（品味）有咁獨特嘍！
婷婷：有，上個禮拜去探老翁。傾開個，但話後生咁咁鍾意聽「騷靈樂」……
輝仔：嘩，你老翁咁咁「in」（入時）嘍！
婷婷：點止呀，又上舞廳跳舞同舞「科騷」嘍！但話，「騷靈樂」宜揚愛同寬容。我就係想個B第日係咁，所以做下「騷靈樂」胎教嘍！
輝仔：我為咗BB都信「音樂胎教」呢家野嘍！
婷婷：早幾個月你先至講緊同佢分咗手，也得咁快又走番理，仲「搵出人命」（有孕）嘍？
輝仔：講下嘍！而家嫩媽結婚都唔係七大野，咪有通知囉！之後唔知聽邊個講，屋企如果有個細路，係可以維繫感情嘍，咁咪整番件嘍！
婷婷：哦，原來係咁！以前係咁咁咁咁……
輝仔：仲講呢啲！唉，講開我為咗BB做音樂胎教咁陣，係將部耳機放喺個肚皮上面個嘍！
婷婷：專家話，咩B媽咪自己聽就係咁嘍；擺咁理，啲聲波會「轟」（讀「轟1-4」）嘍個BB嘍！
輝仔：咁我咁為咗唔好咁咁！話時話，班藝人咪好興影大肚照嘍，有冇趁住整番咁嘍呀？
婷婷：有呀，連啲我仲會參加個「最美大肚婆『花生騷』」，贏有成廿萬BB教育基金嘍！
輝仔：咁就預祝你成功嘍！
婷婷：承你貴言！
輝仔：近排我同為咗追緊個「BB搵老豆」，場面既溫馨又感人，個個主角拍完都名成利就；講真，你有冇聽過第日界個細路上呢啲節目呀？
婷婷：話就「真人秀」，咪又係「做秀」！好似有集講有個老豆見個仔有七行差踏錯就鬧到佢飛起；突然間，個仔爆咗句：「你唔可以唔咁燥底呀？」之後個老豆仲好懷疚咁同佢講「sorry」，乜你覺得呢啲幾震撼、幾感人嘍對白係出自一個四、五歲細路把口嘍？設計對白咋嘍！上過呢啲節目，啲細路仲會有心機讀書嘍？
輝仔：又唔係咁講，表現得好，第日咪做星媽囉！
婷婷：畀番界你個為咗BB喇吓！

上期提到，「騷」是「show」的音譯。作為動詞，「騷」表示「展示」；作為名詞，「騷」可表示「表演/節目」和「靈魂（soul）」，如：夜總會中的表演節目叫「科騷（Floor Show）」；時裝表演（Fashion Show）叫「花生騷」；源自美國黑人的「Soul Music」叫「騷靈樂」，當中的「科」譯自「floor」，「花生」譯自「fashion」，「騷靈」的譯法則來自「soul」的音和

詩語背後

江鄰

定風波·重返黨校

彈指之間卅度秋，校園重返話悠悠。掠燕湖邊垂柳樹，如故，滄桑不過一低頭。
莫笑當年年少夢，衝動，歷經風雨未曾休。道是初心飯馬列，本色，照照天下匹夫憂。

今年九月一日，我再次來到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央黨校學習。上一次來黨校學習，已是三十年前的事。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。當時二十出頭的热血青年，而今已年過半百。三十年，半個甲子，幾乎就是一個人的職業生涯。當年來黨校，是在理論部讀研究生，唸了三年，接着又去北京大學唸了三年。兩種全然的學習環境，加上這麼多年的工作經歷，尤其是這次以培訓部學員身份入校，總算對黨校教育的性質和作用，有了比較真切的認識。

從中央到地方，各級黨校自成系統，在當今中國教育體系中佔有獨特地位。教育歷來承擔着「傳道」和「授業」兩大責任。如果說普通高校的主要任務是「授業」，是講知識的地方；黨校的主要任務則不是講知識，而是「傳道」。到黨校學習，求知是一方面，而首先在於悟道。當然，黨校每每坐落於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圖書資料齊全，非常適宜讀書。就我本人而言，黨校三年讀的書，就比北大三年讀的書多一些，聽的講座也全面一些。

基於「傳道」的需要，黨校的主業主課是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。中央黨

校的歷史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江西瑞金時期。在當時工農武裝割據的嚴峻形勢下，黨校並不教學員怎樣打槍拚刺刀，而是講授工農聯盟、土地革命、武裝鬥爭理論。今天亦然，面對浩如煙海的知識和信息，黨校始終堅持以學習馬列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中心，着力提高學員的理論基礎、世界眼光、戰略思維、黨性修養。這「一個中心，四個方面」，構成了黨校教學佈局的內核。

黨校一般不稱老師和學生，而稱教員和學員，班主任則稱組織員。對學員的要求，除了認真聽課讀書查資料，更需要「踐方步」、「冷思考」，全面提高宏觀思維能力。換言之，黨校教育不以學習知識見長，而着重於思想信仰和組織觀念培育。這種教育模式效果如何？黨校副校長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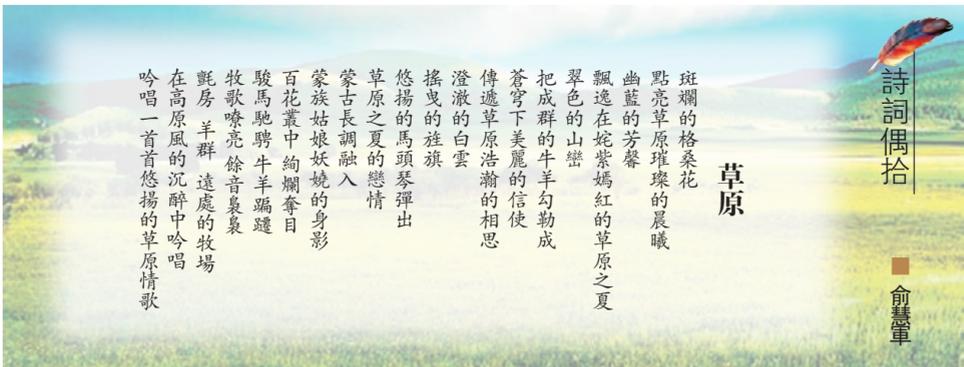
解放戰爭時期，國民黨第60軍在長春集體投誠，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整體收編。一年後整編結束，跟隨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參加鄂西戰役，大敗國民黨第79軍，俘虜了代理軍長、副軍長，俘獲敵軍7,000餘人。兩個月後，再隨第二野戰軍進攻四川，在成都戰役中俘獲國民黨官兵8,000多人，迫降17,000多人。

是什麼原因，使一支降師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，爆發出這麼強的戰鬥力？黨史專家對這支部隊的整編過程進行研究，找到了三個決定性因素：一是收編後立即對部隊進行政治整

訓，建立各級黨組織，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；二是從解放區軍政機關抽調600名幹部到部隊中擔任政委、教導員和政治指導員，對士兵做思想工作；三是選派2,495名班長以上骨幹，到解放軍有關培訓機構進行政治理論學習，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。通過這些工作，一支舊軍隊獲得精神重塑，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優勢和組織優勢，從而變成有戰鬥力的新型軍隊。

有說黨校是殿堂的，有說黨校是熔爐的，也有說黨校是陣地的。三十年前來這裡報到，我並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含義。三十年後又來這裡報到，我才明白，那一天真正開啟了自己的人生之旅。之後的歲月，都受益於從此吸取的精神營養。

這次重返黨校學習，恰逢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。埃及總統塞西應邀來中央黨校演講。演講前，塞西參觀了校史館。他結合當今世界局勢，特別是中國建設成就和埃及走出阿拉伯之春的經歷，談了自己的感受。他說中國之行對自己觸動最大的，是在校史館看到的中國共產黨兩大精神財富：實事求是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。黨校校園很美。建築宏偉大氣，佈局井然，綠樹成蔭。更難得的是，當年修建黨校時，取泥成湖，堆泥成丘，使得平坦開闊之外，亦呈起伏蜿蜒之貌。校園內有一人工湖，名「掠燕湖」，風光尤勝。半個多世紀以來，掠燕湖畔，亭台宛然，垂柳依依，見證着一切。



詩詞偶拾
草原
斑斕的格桑花
點綴草原璀璨的晨曦
幽藍的芳馨
飄逸在蛇紫嫣紅的草原之夏
翠色的山巒
把成群的牛羊勾勒成
蒼穹下美麗的信使
傳遞草原浩瀚的相思
澄澈的白雲
搖曳的旌旗
悠揚的馬頭琴彈出
草原之夏的戀情
蒙古長調融入
蒙族姑娘妖嬈的身影
百花叢中綽綽有餘
牧馬馳騁羊羣躡躑
牧歌嘹亮餘音裊裊
在高原風的沉醉中吟唱
吟唱一首首悠揚的草原情歌